虞初志

任氏傳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崟第九信安王褘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壻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崟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崟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

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
之北門偶值亭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
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悦策其驢
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
盼睞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
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
徒行何為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
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

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廿少頃延入鄭子縶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

更衣理粧而與酬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兄弟其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

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隙壖棄地無第宅
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
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
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
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
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蓁荒及廢圃
耳既歸見崟崟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
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

存之不意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矣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

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
比者非一而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
請之與敘歡劉曰凡某之流爲人患忌
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
見惡願終已以奉巾幘

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
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
者非君妻之昆弟耶其家多什器可以

假用是時崟伯叔從役於四方並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請崟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崟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崟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崟迎問有之乎曰有問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

下未嘗見之矣崟姻族廣茂且夙從逸
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其美僮曰非
其倫也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
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崟之
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問
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
也崟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
命汲水澡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

適崟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
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
無之崟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
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崟攬出
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崟愛之發
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
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
如是者數四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

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變崟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

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縶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鍪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歔𣫗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鍪相視咍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鍪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轝步不常所止鍪日與之遊甚歡毎相狎暱無所不至雖不及亂而已是以鍪愛之重之無所恡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

氏知其愛已因言以諷曰愧公之見愛
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
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
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
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
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
德崟曰幸甚鄽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
五娘者肌體凝潔崟常悅之因問任氏

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娣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鋆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豔絶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鋆拜於席

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崟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鈒以爲賂崟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崟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崟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

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偪狹勤請而後許為輦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崟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自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為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有人鬻馬於市者馬之股

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
牽馬求售眚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
昆弟見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
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
乃賣之有酬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
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
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
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

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卒不登
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
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
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
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
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以買
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人將
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製者

崟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
欲張大見之驚謂崟曰此必天人貴戚
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
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
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
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
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
而夜寢於內方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

邀與任氏偕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崟資助崟更與勸勉且詰其故任氏曰八月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俱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崟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

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
遂行崟以馬借之出祖於臨皐揮袂別
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
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
西門圉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
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
欻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
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為犬所獲

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
記迴覩其馬齧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
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
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
子還城崟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
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崟聞之亦慟相持
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崟
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駭曰非

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崟駭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甚富有櫪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曆中既濟居鍾陵嘗與崟遊屢言其事故知詳悉後崟爲殿中侍御史兼隴州刺史遂殁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道

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人神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旣濟自左拾遺於金吳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謫官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

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焉浮頡淡淮方舟沿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旣濟傳之以志異云

狐爲城社小獸而能知養生之理其爲男女變幻者不主於淫泆也意將藉眞氣以自永如所謂坎離之術也故道家取其法曰演狐經夫人之與

仙本一階耳乃役神於聲色貨利以
斃之蠢如狐者反知養生之理其亦
可以自作矣然往往終膏鼎俎成者
亦無烹無乖信乎魔障之難易脫與予
遊兩京得狐事數十擬聚而傳之姑
先刻是說貽諸好事

蔣琛傳

吳人蔣琛精熟五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霅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嘗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雖入余且之網俾免刳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

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會川瀆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客適魚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捸網宜冬纖鱗細介若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恐水族乘便得肆胷臆昔自愚遇常懷懇誠由斯而來冀答萬一能退咫尺以遠害乎琛因諾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東頭有龜鼉魚鼈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盡波

爲城遏浪爲地闕三門垣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伍宗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萬東西馳來乃噓氣爲樓室爲瓊宮珠殿爲歌筵舞席爲座榻絪褥頃刻畢備其尊罍盃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雲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亦數百衝躍

引鐵騎三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
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
不展覿五紀于茲雖魚鴈不絕而笑言
久曠勤企盛德衷腸惄然湖神曰我心
亦如此揖讓方有老蛟前喝曰安流王
上馬於是二神並候焉則有衣虎豹之
衣朱其額青其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
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自松江西江

而至立神迎于門設禮甚謹敘暄涼竟江神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也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神不識不知事須怗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禮宜躬親後吾于清塵得免舉罰否然觸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披褐者杖劍而前溪湖神曰欽奉實文范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

祠於江濱春秋設薄祀爲村醪所困遂爲江谷驅來唐突盛筵益增慚懷於是揖讓入門旣飾席則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十里俄聞軿闐輧馬聲則有綠衣玄冠者貌甚偉驅殿亦百數旣升階與土神相見曰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邀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傴僂而進方即席范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

負波濤之困饒痕謗跡骨銷未滅何憀
面目更獵其盃盤屈原曰湘江之孤魂
魚腹之餘肉焉敢將猴舌酬對相國乎
然吾聞穿七湘之箭不射籠中之鳥鶴
洪鍾之劍不剸机上之肉且足下立吳
霸越功成身退並筵於五湖之上輝映
於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名不敢以
當盛意奉侍何今日戲謔於綺席侍意

氣於放麗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剸腐肉於机上竊於君乎惜金鏃與利刃也於是湘神動色命酒罰范君君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番番美女唱公無渡河歌其詞曰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步沒沉屍深入兮

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黃沙兮
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
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取河
源塞泉脉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採
桑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
宣言中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鶚
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
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甕抱石抉

眼之徒嗷對曰然屈曰予得朋矣於是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瑶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淅淅兮波綿綿蘆花萬里兮凝蒼烟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沈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寧全溢眸恨血兮徒漣漣誓將柔鰒波据牙之喙空

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琴筑兮泥江壖碧雲斜月兮空嬋娟落聲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發歌筵歌竟四座爲之憐容江神把酒太湘神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見後來澄心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授船浮沈於

疊浪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受不見朝來
津亭誰一衕中有一士青其袍走宰邑
之良日任波吼而風號是知溺利溺名
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特标雲溪
神歌曰山勢縈廻水脉分水光山色翠
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
君酒至雲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煙波接
九嶽幾人經此泛江籬年年綠來青出

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苑柏樹巘境
會夜宴詩曰浪闊波城秋氣涼沉洸水
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
百谷玉香梟碧雲飄綺席舫飛白壺灩
椒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翠高萊苑
鄉徐衍虎丘獻境會夜宴并簡蒞詩曰
珠光龍耀火燑燑夜接朔符宴渚宮鳳
管清吹淒極浦來絃開奏冷秋空論心

幸遇歸同友端兮懃無輔佐功雲雨各
飛真境後不堪淑上趣悲風屢大失左
持盃右擊盤覩胡作歌回鳳翥翥以降
瑞兮患山鷄之離飛玉濕溫以壽器兮
困械缺之爭輝當後門之函關酉堪嘉
謨之匪扉既瑚器而無用兮宜昏暗之
相微從劍石以為形兮類淬流而我遺
將刻木而作珣兮興超勝之理非矜誇

子于空闊兮靡群援之可哀血淋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蘺秋日晚晚兮川雲收棹歌四起兮悲風幽鶻骸泊没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於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狥禄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

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巵瑶觴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誚予持杯以濉留中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衍靈鼉振鼕鼕神龍燿煌煌紅樓壓波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吟冷風瑶琴含清商賢臻江湖叟貴列川瀆王詠予褻俗人無能正頹綱

分辭昏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島間
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
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濯滄浪侶
邊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
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鴟夷君銜杯
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淘玄黃交戰
兮吳無全龍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
不從國步顛蹶兮吾道邅凶虜鴟夷之

太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太江鼓怒其究蹤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予怫鬱之心胥嘗靈境之良宴兮謬罇俎之相容擊簫鼓兮撞歌鍾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鼕鼕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歌終雲郡城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鐘鳴而飄風勃興玄靈四起

波間車馬音猶合咂頃之無所覩曙色
既分巨龜復延首於中流顧盻琛而去

蔣琛傳終

東陽夜怪録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瑯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閒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閒自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

歿元和八年也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曀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霧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屆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

下鵠林月光皎微㫁辨佛廟負虛啟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慮經意佛宇之北有住僧將求委焉則棄馬入其後幾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又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值僕已使出村救化無得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

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今夕脫罪惡其病穢且此相說則免暴露兼鞍所藉蒻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討既窮聞此內亦甚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還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躬內嶽之山生在積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刹 此未幾房院蹤蕪秀才卒降無緣

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
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採寳化城如
來非妄立喻令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
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沓
沓然若數人躡步而至者遂聞大極好
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間聞一人云曹
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
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

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即似悉造座隅矣內外人謂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耶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若見着皁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蝺蝺丘主反然犯雪昏夜止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

處亦從而詬曰席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為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文聚雪為

山詩令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哥高公因其詞謂何幾言之倚馬因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呿撟貽充所不測高公乃自雪山是吾家山徃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峯巒之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曾長大聰明憑何記得

貧道舊時惡甸不因嘗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焉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爲羈於維繫巍巍道德可爲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局局當爲獨用毛色而譏之敢窺其高遠哉倚焉今春以公事到城受陛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羈當爲饑旅離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荷非輕常懼粥費近蒙本院轉一虛銜

謂鐘鼓聲作皆聽意在萬象脫兔昨晚出長樂坡下宿自悲鹿鳴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僚成兩篇要詩對諸作者輒欲自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況師事文宗在此敢望飄搖耶自虛苦請曰顆關顆閣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

競茅鞭相逢盡是塵中老 其一 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 慰當作餵羈當作饑也 羈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詠曰拙惡拙惡曲亞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卿丈佳句絶多今此是穎川㓂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渦咏豈不能見示三兩首耶 沃羣矚高

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會後名公悉至
何謝免園雅論高議抑一時之盛事今
去市肆苦遠夜文興餘杯觴固不可求
炮炙無由而齋資玉禮[illegible]想至多吾
輩若以觀心象順謂識嬗之照帥文母淮西諸公
[illegible]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爲公因吾閑
佳識可以忘於饑渴抵如入耶方濟至
人勤循軌轍安坑犢土爲邑所長俱以

十二因緣皆從觸起茫茫苦海煩惱隨
生何地而可見菩提般當若作何門而得離
火宅識之用車中正對曰以愚所謂獲轂
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
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
尚其清淨道成則為正覺覺當為角覺則佛
也如入那句來之說深得之矣倚馬大
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

僧新製崔小生求情懇願觀賞和尚豈以道自雄遮客非我法中所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岸谷發致當格韻才思獨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於囈之餘忽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菊公曰深荷秀才苦請業則難於固違況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卻是未入無端挑抉吾短

然於病中備有所爲自述臨歿不能忘之事曰顧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爲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去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

贄之論當時皆亘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將謂吾少年時頗負儁氣性好鵪鶉曾於此時敗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異維御宿川之東時與處地名家貴也苟詠雪有獻南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污泥高璧因吟詩曰受此飄飄六出公輕瓊洽無長空當時正逐秦裘相勝鄭川原舊土風獻詩訖曹

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僕云呼雪爲
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
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
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
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
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義見古注今相去
數千里十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啞吒遐恃羣
親宗人承事曾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

金曰安敢嘗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師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

處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
尚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
敢不貽廣席一噱耳輒念三篇近詩云
鏘鏡爭鸞綵臨場定鶴拳正思仙仗日
廻首御樓前養鬧形如木迎春質似泥
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
常懷紀渻恩欲知踈野態霜曉叫荒村
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

諸賢勿以武士見待宋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底臧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慮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惠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

詩曰亂簡有真虛名遊秦感辭生儀鸞丞
相嘯朋識葛廬鳴黍稷滋農興軒專之
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尚公歎
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鶯者文
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
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
喧厭澌好事揮霍與在結束勇於前驅
謂般輕貨首隊頭驢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

介立因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
安用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
心必須折節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
因某未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
覺遲遲耳敬君走子人命且請諸公不起
介立略到胃家即迴不然便掠胃氏昆
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
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因蠢茲爲人其

有爪距頗闒溷廉善主倉廩其如蜡姑之醜雖以摧於物論何殊不知介並與胥氏相攜而來及門皆闒其說介並褫袂大怒曰天生苗介谿閒伯比之宜乎得姓於楚遠祖棼皇並分二十族樅與配享至于禮經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貓秦何一敝去文盤鄒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馴狎推予獰守酒旗韻伺妖狐竊

脂眼竈竅敢賈人之長短我若不呈簿
藝嗷子謂我歲秩無文使諸人異日視
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
曰爲慙食肉圭恩深且晏蟠蝸卧錦衾
且學志人知白黒那將好爵動吾心自
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許本來厚加
矯甌我實春秋向成過後卿以爲我膾
瓠裏如展陽此房於吾殊所再開冊丑

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婪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去毀祖宗籍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炭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衲襠襠然若白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臟次曰臟立自虛亦稱姓名藏

瓢叟邀座云令弟令弟介立乃於廣衆
瓶罍覺氏昆弟猶蹤草野行著及于名
族上蓼刻循親密内往肝膽淝泰之八
水賓貫夾府乘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
闕弟新有類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
聞藏瓢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
欲出口吻先增赧作今不得已塵瀆耕
賢耳曰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

一從離子兆鼠兒皆變為蝟也應見海桑田介
並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
文不朽藏瓠欽躬謝曰藏瓠幽蟄所宜
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緣當重言
若負甞剩座客皆笑時自虛方傳諸客
佳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諸公清才綺
靡皆是目常游刃中亟將謂有識潛然
遁去高姿求之不得固朱入不告而退

何也偽馬對曰宋人世與炮氏爲讎惡
闕鬻瓶之讒而去耳自虞謝不敏此時
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盡曰凡人行
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搖尾求食猶虎
所以見機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
無德而發斯義也去文不才示有兩篇
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狡
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兎路偕遂

麛出林丘少年嘗負飢鷹肩肉頗嘗無寵鶴惡秋聲歐除恩去宇平原毛血與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昔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肩誠然聲蓋突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窓隙穢捻鼻雖寒飒如有動着而厲聲呼問絶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攫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

數鶴被雪馬則齕草而立邏疑聞曉色
乃辨物矣乃於屋壁西北有橐駝一
骷髏跪足偶耳齣口自廬覺夜來之異
得以遍求之壁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瘠
瘠鳥驢連脊有韉破三處白毛茸然將
滿舉目視屋之北壁微若振迅有物乃見
一老鷄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比
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

漲出會以麥䴵之長者積于其間見一大駁猫兒眠于上次突內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收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illegible]然則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過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覩一牛踣雪齕草次此不百餘步闔村悉輦糞幸此蘊崇自虛過

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狀甚異脾䏶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荊扉晨興關徑霅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篲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霅莊家先有一病槖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

有數日前河陰官廨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其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易留之亦不羈絆皮欄中畜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説不知何緣如此放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卒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偶者數日

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冞入深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

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幽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嶮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

三十人持兵裹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蒨迥異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綠聞笑語音捫蘿引緪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

曰何爲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關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多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

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斗嫁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五年後償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毋絕亦遽還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同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絲練縛手足於牀一蹁皆斷常綁三幅則力盡不解令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

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
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
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
候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
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
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
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
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

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慼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而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

香數斛實匣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絶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劒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

午即歘然而逝率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嬲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即猳玃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

顧諸女況瀾者久之且曰此山複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揔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